

責任編輯：張旭婕

兵分兩撥

琴台聚
韋基舜

「托塔天王」晁蓋聽了宋江、吳用二人替楊雄、石秀二人求情，也不再追究。

宋江隨着提議，由自己帶隊一隊人馬，下山攻打祝家莊，晁蓋與吳用則留守山寨。

過往，梁山泊好漢踞守水泊山寨，屢受朝廷派兵剿伐，處於被動，打的是「防守戰」。

現在，下山打的是「陣地戰」。

宋江表示，梁山泊此番首次把「防守戰」轉為「陣地戰」，乃請由自己帶隊出擊，攻打祝家莊。之所以這樣安排，乃考慮到若旗開得勝，便有戰功，對將來坐上第一把交椅，俗語說謂之「有墊底飛」，營集有利條件。

黑三郎之所以不帶吳用同往攻打祝家莊，而留守山寨，主要是監視晁蓋，唯恐下山後對己不利。

宋江為求此仗建功，梁山泊精兵盡出。

下山攻打祝家莊的好漢，分作兩撥人馬，每撥人馬除了一頭領外，並有三百馬軍、三千嘍囉，兩撥人馬共六千六百人，外加十幾廿個頭領，聲勢浩大。

過往，地方官府派兵剿伐梁山泊，兵微將寡，若與梁山泊浩浩蕩蕩下山六千多人馬比較，根本不成立。

為何宋徽宗年代，地方官府兵馬數量竟不及梁山泊山寨，而且少得這麼可憐？始作俑者，乃宋太祖趙匡胤「杯酒釋兵權」。

趙匡胤得天下，有隆唐時制，節度使兵權大，造成叛亂，威脅朝廷。於是便解除石守信等人兵權，把兵力集中在京師，編一「禁軍」，由朝廷集中央

本地居民大都習慣精打細算，總先了解清楚產品性能和用途而後付鈔，這些遠方遊客，許多是見了任何貨物都驚呼「哇，好便宜」，連幾千元的小型電子產品，不管什麼品牌便爽快掏出現金買一大堆，出手之爽，助長店商坐地起價，間接令香港物價脫離常軌狂升，就令本地顧客側目了；也曾見過有人在化妝品店，完全不看產品期限，一口氣就買下一箱平價的香港零售業「放眼神州」，志在招攬買貨不論價的內地遊客，不在乎做本地市民生意，無形中迫使本地居民推貨；這城市「繁榮」得那麼畸形，香港人看到有客自遠方來，怎麼不擺出法國人那副既非歧視亦非厭惡的尷尬臉孔。

客自遠方來，不悅乎？

翠袖乾坤
連盈慧

多年前旅遊巴黎時寄居朋友家，每天多次出入，總遇上附近老居巴黎的法國人，大家互相對望三幾秒鐘擦身而過，熟口熟面，還是不曾打招呼。

巴黎人對外來客冷淡的眼神，就是教人好不舒服，看來他們未至於對外來遊客歧視，只是有點「不大歡迎」吧。當年無法明白，每天有多麼來自不同地方的遊客帶旺他們的都市，本地居民無論如何，都不該對那些異鄉人士，四季都擺出一副寒冬臉孔。

到了今時今日，每逢黃金假期，看到四處擠滿自由行的同胞旅客，巴黎法國人的心境，就忽然明白過來的。

鬧市中蜂擁而來的購物團，出動老中青家族團員，拖拉着大箱小櫃嘩嘩橫衝直撞，湧到各大商店超市掃貨，上落自動電梯不懂靠右讓出左邊行人路，入到商舖不理會先向者先服務，就衝上前要這要那，本地人的生活，當真不多不少受到影響。

抱歉在這時候，當年巴黎人看我們的眼神，我們不期然就來用那些同胞朋友了，心態既非憎厭，亦非歧視，只是感到無奈和煩躁。

自由行旅客無疑給香港許多行業帶來生機，但他們的購物方式可真令人咋舌，原來有人之所以瘋狂購物，未必完全為了自用，其中不少主要是帶回內地炒賣。

健康是福

海闊天空
蘇狄嘉

香港人早幾年的口頭禪：「忙到連病都唔得開！」此語不欺。想當年，身邊個個人一星期最少工作六天，朝八晚八，龍精虎猛，還有心思出外搵美食、部署放假旅遊。

這兩年，生活節奏普遍放緩，也有人是轉性待業，身體竟然出現各種稀奇古怪毛病。

驚恐症、經常性焦慮症、憂鬱症等等不知病源的都市病，經過演藝界名人現身說法，社會增加認識，身邊多位朋友發覺，他們也是病者之一。

與年齡也有點關係吧，友人中有甲狀腺失調、有血糖過高、有良性腫瘤……雖然都不是甚麼大不了的病，總要見醫生，接受治療，互相叮嚀，健康是福！

難怪城中多了不少身體檢查的廣告，招徠生意。幾間老牌私家醫院，固然推出多種針對不同目標的體檢套餐。一些福利機構，甚至有些保健中心，也有類似方案，價錢由二百元起，只驗血驗尿，至幾千元的詳細檢查等。

保健界人士說，一千元左右的一種，包括了驗血、驗尿、驗大便、心電圖、照肺等等，是最受中產階級歡迎的套餐，對身體機能作了概括檢查，唯一不能仔細查驗的，是血管堵塞情況，要知悉這方面弊端如何，需要進行更高檔次的檢查了。

也有朋友利用人壽保險的體檢渠道，有信譽的公司和認真的經紀，會為客戶安排嚴謹體檢後，才訂立壽險或醫療保險契約，有甚麼毛病，便可測知。

從東京乘船到上海 (下)

說來也怪，自從我在大浴場擰了自來水龍頭以後，每天在飯堂前、過道上、甲板上竟多次遇到那位八十後女孩，我總是給她一個坦然的微笑，她似乎不好意思地避開我的視線。其實說真的，越級享受大浴池，我並不耿耿於懷，因為，本來那大浴池就是供人享受的，與其一小撮人享受，還不如更多人享受。我的糾結是：明明大浴場旁邊設有盥洗室，供刷牙、吹頭髮，為甚麼她要在浴池旁刷她的牙？再說，刷牙是一件非常隱私的事，一個稍微含蓄的女人，可以與愛人共浴，卻羞於在愛人面前刷牙喇嘴地刷牙！所以我最近厭厭牙膏廣告。更糾結的是：明明浴池前設有四個淋浴噴頭，供泡澡前洗淨自己的身體，為甚麼她們要先跳進公共浴池呢？日本人是百分之百不會發生這種事的！為甚麼我們的同胞會這樣呢？

到底是我們缺乏基本常識？還是我們鮮為人着想？甚或我們本來就無所謂「潔」與「污」的界限？我在船上想了又想，沒有答案，像海霧一樣茫茫無緒……

我這個人有一個牛脾氣，想不明白的事，要問個究竟。於是，我在晚飯前提前去甲板想守株待兔，解開那位八十後女孩的謎。果然她一個人出現在甲板，我走近她。

「你好！」我說。

「你是中國人？」她高興地問。

「是啊！我們一樣是。」

我們很快地聊開了。原來她是日本某某縣某某縫紉工廠的中國研修生，兩年期滿回中國某鄉。她說這次回家，永遠不再回日本了，日本太苦了，每天工作10小時，從老闆手裡一個月才拿到3萬日圓(約2,300元)，其餘老闆說給了中國的「包工」，她說確實是在合同上是這樣簽的，包工(國內研修生派遣公司)的說法是他們有頂着被跑工(逃走成黑戶)的危險，那樣會被政府取締(天曉得是怎麼回事?)！不過吃住老闆管，吃還可以，但是住是6個人一間，淋浴是在老闆家的小浴室。她說她最大的願望是去一次日本的溫泉泡澡，可是最終沒有實現。聽研修生先輩說船上有這個設施，又沒人管，可以偷偷去，於是她選擇了乘船。她還向我說：「昨天我不懂規矩，因為是偷偷摸摸，慌慌張張地，我也沒有多想……，謝謝你告訴我……」

我已經快要流出眼淚了，知道了她是缺乏這方面的常識，我也想不出甚麼更好的話，只好說：「你知道了就好！」我欣賞她有勇氣承認自己的無知。我給了她我們工廠的電話，告訴她：「這電話是我朋友的服裝工廠，是接日本單的，如果你在中國沒地方去，打個電話試試看。不過，聽說面試的總經理很嚴厲。」她非常開心地用一個小紙頭抄下了電話。

3月3日是這次乘船旅行的最後一天，預定中午12:00到達上海外灘的港口。

可是在3月3日的凌晨，我被一陣巨響吵醒。那種轟然巨響，如果在陸地上，也許不以為意，但是在這個茫茫無邊的大海上，着實讓我嚇了一跳，幸虧那時日本海嘯還沒有發生，自然壓根兒沒有浮起海嘯的念頭，所以還不至於驚慌失措。

我沒有航海的經驗，不知道是甚麼聲音，我本能地跳起來，豎起耳朵聽，巨響持續幾分鐘，然後忽然感覺到船沒有了我已經習慣的那種乘風破浪的起伏感，取而代之的是原封不動的漂浮感。我打開艙門，準備出去打聽打聽，這時聽到隔壁艙客裡，一位帶着兩個幼兒的日本媽媽對她房間裡的婆婆說：「奶奶，船拋錨了。」

我聽說船拋錨了，第一個反應是：莫非提前到了上海港？因為事前聽說海上航行，船速受到風向和風速的影響很大，延誤或提前是常識範圍。為了驗



船上設有遊戲室。 網上圖片



客房乾淨整潔。 網上圖片

證這個猜想，我打開我的中國手機，手機屏幕上赫然出現信號正常的顯示，那個紅色「圈外」字無影無蹤了。我興奮地看了一眼手機上的時間，是5:15，我想：這麼早，海關的工作人員不可能上班，所以我們不可能這麼早下船通關，於是我又蒙頭睡了。

太陽透過船舷的大圓窗，曬到床頭，把我照醒了，那時，溫總理的名言「信心像太陽」還沒有誕生，不然我一定信心百倍！我趕緊看手機，現在是7:00，當我在艙內盥洗台前時，突然聽到廣播說：「各位乘客請注意，我們抱歉的通知，由於大霧，我們已經停止航行，等待通知。」

我匆忙洗臉刷牙後，到餐廳聽打聽更詳細的消息，只見餐廳前立起一個大黑板，上面寫着：「距離上海港還有6個小時的航行距離，請各位乘客待機通知接船親友。」我暗自高興，這次我沒有通知任何人，不必歉疚。

可是，以後這船就像釘在海上，一直等到中午12:00一點兒也不移動。這時，廣播又響了：「各位乘客請注意，我們為各位乘客準備了免費的午餐，請到餐廳就餐。」哦？我想起一句名言：「世上沒有免費的午餐。」哈哈，還真讓我碰到了免費的午餐。

我來到餐廳。不料，這餐廳一改平時寥寥無幾的

風景，排起了長隊，一直延伸至餐廳外面。等到我領取到一份免費的份飯時，餐廳裡已經沒有座位了，我就端到我的船艙裡吃了。當然冰鎮啤酒是不敢要了，船員也不再關照我的冰鎮啤酒了。不過，在自己的船艙吃飯，那可是頭等艙也享受不到的。嗯，這可能就是林語堂先生說的：「經歷着流浪者的快樂」？！

可是周圍的人們明顯地非常煩躁起來，很多人是接着乘當天下午或傍晚的國內火車、輪船、飛機的。有十來個日本女學生要乘當天傍晚的飛機到西安去留學。(再次看到，日本人喜歡古都啊!)她們急得要命。我又一次暗暗慶幸我沒有安排緊接下來的火車票，是要多麼感謝林語堂先生的教誨：「旅行的要點在於無責任、無定時……」

結果，船在上海漂浮了整整一天，哎，一天對這個匆忙的世界是怎樣的寶貴啊！隨着時間的無情推移，我也顧不得暗暗高興。在船上白吃了三餐，第四天3月4日，期待已久的登陸終於到來。大家一湧而下衝下船，一位中國乘客，據說是老師，居然忘了自己的皮鞋，穿着船上的拖鞋就下船了，一直到取行李的地方，經別人提醒才發現。這時他已經辦了海關的入關手續，無法再出關，直到請示了上級領導，給他一個特別批件，他才出了海關返回到船上拿鞋。

時間

對於遲到者來說，是不是他們沒有時間觀念？抑或在他們的時間觀念裡，遲到已經不是遲到？或者是，遲到不是時間的問題，而是交通的問題？他們已經和平時的時間出門，只不過搭上交通車，或者是遇到交通阻塞，只是他們沒有時間觀念的，同時交通阻塞的時間，是他們意想不到的。

有是有道理，只是交通隨時有意外，而時間卻永遠不會有意外。遇到任何時候，考慮的應該是交通的意外，而不是時間的意外，所以，遲到的理由其實是不成立的。

時間是殘酷的，因為有人是度日如年。時間是恩賜的，因為有人度年如日。當一個人六十歲的時候，回顧過去，發覺原來不知不覺間，已經過去了六十載的光陰。這六十年的時間，是長是短，答案是既長又短。

當一個二十來歲的年輕人展望未来，想到六十歲時會是甚麼光景時，時間一定是漫長的，因為未來不可知。

時間是相對的，活在幸福裡，時間不知不覺就過去。活在不幸福裡，每一秒都比平常長太多了。年輕時打工，覺得時間漫長。等沒有工作退休時，假如未能旅遊度日，時間還是漫長的。

教書生涯的時間是快速的，因為一轉眼，一學期就過去了，再轉眼，一學年也過去了。聽課的生涯，時間卻因人而異，有興趣於學習的人，時間一下子就過去，沒有興趣的人，一直看錶，怎麼還沒下课？

時間的速度是固定不變的，因為人的心情，而使得時間可長可短。暮然回首，時間已逝，再也找不回來。一如上一秒，無論怎麼捕捉怎麼描述，永遠都在眼前消失。

「民國十大奇女子」

一本可讀性甚高的報告文學，《國民十大奇女子的美麗和哀愁》，把上世紀的十位「亂世佳人」，在女權並不高張的時代，她們的人生起伏幸事往事，記述得曲折離奇，引人入勝。

可惜這十位奇女子，香港的年輕人，大多未聞其名，更不知其詳。只有一位近年在港因遺著炒熱的女作家張愛玲，較為人熟悉。就是我這位耄耋老人，也對其中的唐瑛、殷明珠、盛愛麗，十分陌生。

其中多名奇女子，大多有刻骨銘心的戀情，更有甚者或第三、第四者；因而使得她們的平生，更添起伏跌宕，益增神秘色彩。如京劇名伶孟小冬，與梅蘭芳的一段情，後來更下嫁晚年的上海灘頭大亨杜月笙為妾。

又如陸小曼因徐志摩而著名，林徽因(林徽音)也因與徐志摩的一段撲朔迷離的情緣，加上她的丈夫是著名的建築學家梁思成，這段「人間四月天」的戀情，也因此而為天津津樂道。

至於郁達夫的妻子王映霞，張學良的紅顏知己趙一荻，更可以說是名女人和名男人配襯，相得益彰。

還有現代影劇的傳播，也使這些奇女子重新為人認識。如《梅蘭芳》的放映，使更多人知道孟小冬，劇集《人間四月天》的傳播，使觀眾更多了解林徽因。而飾演林的影星周迅，也因此劇集而一舉成名，成為今天當紅的演員。

當年能夠脫穎而出的奇女子，大多除了清麗脫俗之外，還是才女。在封建毒舞舞的二十世紀三十年代，重男輕女和「女子無才便是德」的影響下，才女的產生不易。像林徽因這位早年的女建築學家，以及凌叔華的文學成就，都應該因她們的才學而不是刻骨銘心的戀情而留青史。殷明珠是上海灘女明星的第一人，孟小冬的唱腔使她成為梨園的「冬皇」，她們確是以才女而流傳後世。

今天的才女和佳人多的是，但能如書中所描述的才情萬千，傲然自立的，也許我見識不廣，望有心人也能寫出近代「十大奇女子」！

最會賺錢的藝術家

沃荷在五十年代中，首度以鞋子插畫參加紐約當代美術館的「美國近代繪畫」作品聯展。展覽後，他亦被列為全球最會賺錢的已故名畫家，因為他主張藝術要與商業掛鉤，也致力消弭藝術品和商品之間的界線。所以，除了以金寶羅湯羅羅、可口可樂瓶子乃至美鈔等入畫外，也與更多商業機構合作，乃至名畫有伏特加酒牌Vodka、餐品品牌Korona和寶馬車BMW等，這些商業性活動也成為其藝術生涯不可分割的內容。

所以，他逝世後，他留下的藏畫和作品也跟他名氣一樣水漲船高，尤其獲得很多商業公司的收藏。他曾經說過，「對有些人來說，錢是為了今天去買他們認為明天會有價值的東西。」這句話倒很適用於他自己，因為他不但生前大量收藏藏畫，自己死後也成為別人的收藏品。

獨家風景

美國普普藝術大師安迪·沃荷(Andy Warhol)生前就是一位很懂商業策略的藝術家，死後也一樣值錢。日前，佳士得拍賣行在紐約舉行的春季拍賣會上，他的自畫像以三千八百四十四萬美元成交。該自畫像是在一九六三至一九六四年所畫，以藍為主調，沃荷戴着太陽眼鏡，展示四個不同神態。

沃荷雖然只活了五十九年，但因為勤奮和務實，留下的作品很多。二〇〇六年十一月，本港地產商劉鑾雄就買以一千七百四十萬美元投得他的毛澤東畫像，而他的作品最高成交價是「撞毀的綠車」(Green Car Crash)，二〇〇七年則以一千一百七十萬美元在紐約成交。沃荷出身於卡耐基理工學院的繪圖設計，立志成為廣告設計師，早期為不少時尚雜誌《Bazaar》、《Vogue》等畫插圖，也為百貨公司當櫥窗設計師，贏得多項廣告設計獎，是最早為金錢作藝術妥協的畫家。

百家廊

李少嫻